



# 江湖寻诗四十年（5）

## ——南宋诗人戴复古传

吴茂云/文

### 第二章

#### 从林、徐游

——诗学初阶（约1185—1195）

### 六

在徐似道那里住了大约一年后，戴复古开始尝试写一种新的诗。

以前他写诗，大多是写景——写屏山的红叶，写海塘的落日，写萧寺的秋声。那些诗写得好不好？也算好，但总缺了点什么。缺什么呢？徐似道说：“缺人。你的诗里有景，没有人。”

“可我不会写人。”戴复古说。

“你不是不会写人，你是不敢写人。”徐似道说，

“你怕写错了，怕写不像，怕别人看了笑话。可你不写，就永远不会写。写砸了又怎样？重写就是了。”

戴复古想了很久。然后，他写了一首诗，写的是徐似道：

“竹隐先生志气豪，诗成往住压刘曹。一官不换青山好，半世长随白鹭高。”

写完了，他拿给徐似道看。徐似道看完，哈哈大笑。

“把我写得太好了。”他说，“我没那么高。但‘一官不换青山好’这句我喜欢——说得对，做官有什么好？不如守着几竿竹子写诗。”

“那这句留着？”

“留着。其他的改改。”

戴复古改了三天，最后定稿是这样的：

“竹隐先生志气豪，诗成不肯附刘曹。青山有约长为主，白鹭无机自在翱。”

徐似道看了，点点头：“好多了。‘不肯附’比‘往住压’好——不跟人比，只做自己。这才是写诗的态度。”

戴复古把这首诗工工整整地抄下来，夹进了自己的诗稿里。那是他第一次写人——写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有性格、有态度、有故事。从那以后，他写诗的路子宽了很多。他写农夫、写渔夫、写商人、写和尚、写乞丐——写他在南塘见过的、在临海见过的、在上垌见过的每一个人。那些人的面孔、声音、故事，都变成了他诗里的句子。

有一天，徐似道翻看他的诗稿，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。

“进步很大。”他说，“比你刚来的时候强了十倍不止。”

戴复古心里高兴，但没有表现出来。

“但还不够。”徐似道又说，“你的诗还差一样东西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自己的声音。”徐似道看着他，“你现在写的诗，有时候像杜甫，有时候像孟浩然，有时候像林景思，有时候像我——但不太像你自己。你还要继续写，写到有一天，别人一看就知道‘这是戴复古的诗’，那才算成了。”

戴复古点了点头。他明白徐似道的意思——学是为了不学。跟别人学，最终是为了找到自己。这个道理，他花了很多年才真正懂得。但在上垌的那个秋天，他第一次有了这个意识：他要写自己的诗，用自己的声音。

### 七

淳熙十二年（1185）的春天，戴复古离开了上垌。他在徐似道那里住了一年多，学到了很多东西——怎么想问题，怎么观察人，怎么从生活中找诗。他离开的时候，诗稿比来时厚了三倍。徐似道送他到村口，站在那丛竹子下面。

“回去看看你母亲，”徐似道说，“她一个人在家，不容易。”

“徐叔叔，”戴复古说，“我还会再来的。”

“随时来。”徐似道笑了，“我这竹隐斋，永远给你留着一盏灯。”

戴复古沿着田埂往南塘走。春天的田野绿油油的，麦苗刚没过脚踝，风一吹就泛起一层层绿色的波浪。他走了大约两个时辰，远远地看见了屏山——两座石峰东西对峙，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青灰色的光。

他加快了脚步。

推开院门的时候，杨氏正在院子里晒被子。她听见门响，抬起头来，看见了那个背着包袱、晒得黑了一些、但眼睛更亮的年轻人。

“回来了？”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

“回来了。”戴复古说。

他放下包袱，走到母亲面前，跪下来磕了一个头。

“母亲，我学会写诗了。”

杨氏看着他，伸手摸了摸他的头。那手势和很多年前一样——轻得几乎没有重量，却让戴复古的心一下子暖了。

“你父亲会高兴的。”她说。

院子里那棵老桂树正在抽新芽，嫩叶是浅红色的，在春风里轻轻摇曳。屏山上的云缓缓地移动着，把影子投在田野上，一片一片地掠过。海塘外传来潮水的声音，一起一伏，像大地在呼吸。

戴复古站在院子里，望着这一切——老桂树、白石槽、青瓦屋顶、竹篱笆上的金银花——一切都变了，一切又都变了。他离开的时候是一个懵懂的少年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诗人了。他有了自己的诗稿，有了自己的声音，有了自己的路。

但他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他还要走更远的路，见更多的人，写更多的诗。父亲那句“诗遂无传乎”还在他耳边响着，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灯，照着他往前走。

那天晚上，他坐在石槽上，借着月光写了一首

诗。写的是南塘的春天，写的是母亲的影子，写的是他自己——一个从南塘走出去、又走回来的年轻人。他没有念给任何人听，只是把诗工工整整地抄下来，夹进了诗稿的第一页。

那是他新的开始。

### 八

几十年以后，当戴复古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坐在石屏山下整理自己的诗集时，他会在卷首写下父亲戴敏才的十首诗，然后写下自己的诗。在那些诗里，有林宪教他的观察，有徐似道教他的思考，有南塘的海风、屏山的红叶、萧寺的钟声、上垌的竹影。

《石屏诗集》的序中写道：“雪巢林监庙景思、竹隐徐直院渊子，皆丹丘名士，俱从之游，讲明句法。”短短一句话，背后是四年的光阴——从十五岁到十九岁，是一个少年最宝贵的四年。四年里，他读了几百卷书，写了几百首诗，走了几百里路，认识了两个改变他一生的人。

林宪教会了他怎么看——看一棵树的每一片叶子，看一朵云的每一个形状，看一个人的每一个表情。徐似道教会了他怎么想——想事物背后的故事，想人心深处的秘密，想诗句之外的意味。两个人，两种教法，合在一起，成就了一个诗人。

后来，林宪去世了。大约在淳熙十一年，那个住在破庙里、穿着补丁袍子、眼睛亮得像山顶云霞的老人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。他死的时候，身边只有他的妻子和几卷诗稿。元裘、杨万里、楼钥都为他写过悼念的文字。戴复古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。他一个人在异乡的客棧里坐了一整夜，没有哭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林宪教他的那些话在心里默默地念了一遍又一遍。

“写诗的第一条规矩：写你看见的东西。你没看见的，不要写。你心里没有的，不要写。”

“诗是细活儿，粗心的人写不了诗。”

“人都是从错里学出来的。不犯错的人，写不了好诗。”

那些话，他记了一辈子。

徐似道活得久一些。他后来做了官，做过秘书少监、起居舍人，还做过江西提点刑狱。但他做官做得不怎么上心——据说有一次被人弹劾，他“坐以小舟载菖蒲数盆，翩然而去，道间望辔若神仙”。他还是那个竹隐先生，那个爱竹子、爱写诗、爱跟年轻人聊天的徐渊子。戴复古后来去临安找他，两个人还像当年在上垌一样，坐在书斋里谈诗论艺，一谈就是一整天。

“闻子才华自石湖”——范成大夸过徐似道的才华。但徐似道最骄傲的，大概不是范成大的夸奖，而是他教出了一个叫戴复古的学生。那些都是后来的事了。

在淳熙十二年的春天，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。十九岁的戴复古站在南塘的院子里，望着屏山上的云，听着海塘外的潮声，心里装满了诗和远方。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他知道——他要写诗。一直写，写到老，写到写不动为止。

因为父亲说过，诗不能失传。

因为林宪说过，诗是心里的东西。

因为徐似道说过，要写出自己的声音。

那些话，他都记住了。

### 九

淳熙十六年（1189）的秋天，戴复古二十三岁了。

从上垌回来以后，他在南塘住了下来。白天帮母亲下田干活，傍晚在院子里读书写诗，日子过得平静而充实。他偶尔会去一趟温岭，去徐似道那里坐坐，拿新写的诗给老师看；偶尔也会去临海，去萧寺看看林宪——那座破庙还在，老槐树还在，雪巢先生也还在，只是头发比从前更白了。日子像田埂上的溪水一样，不紧不慢地流着。

入秋以后，邻村的吴媒婆来了一趟。吴媒婆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巧嘴，一张利口能把稻草说成金条。她来的时候戴复古正在院子里劈柴，听见堂屋里传来母亲和吴媒婆的说笑声，手里的斧头顿了顿。隔着一道土墙，他听见吴媒婆尖细的嗓音：“戴家婶子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吴家那闺女是出了名的好姑娘，十七八岁，针线女红样样拿手，脾气也好，从不跟人红脸。她爹娘说了，不求男方大富大贵，只要人实诚、有本事就行。你家复古，那是东皋子的儿子，有学问、有志向，正般配咧！”

杨氏的声音听不大清，但能感觉到她在笑。戴复古低下头，继续劈柴。斧刀砍进松木里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木柴裂成两半，露出白生生的断茬，散发出一股清冽的树脂味。

听说那姑娘断文识字，还能背几首诗，这门亲事就定了下来。

吴家在温岭东边的吴岙，离南塘大约三十多里地。吴家的日子比戴家稍好一些——有几亩水田、一小片桑林，养的蚕一年能出两季丝。吴家姑娘排行老三，上头有两个哥哥，都已经娶了亲。姑娘没读过多少书，但她母亲从前是大户人家出来的丫鬟，认得几个字，教过她背《女诫》和几首唐诗。村里人都说吴家三闺女性子好，不急不躁，说话轻声细语的，从没见过她跟人吵架。

腊月初八那天，戴复古去吴家下了聘。

聘礼是杨氏筹备的——二十斤糯米、一对腌猪腿、一匹蓝布、两坛自己酿的米酒，还有戴敏才生前用过的的一端砚。东西不算贵重，但在南塘这样的小地方，也算得上体面了。吴家父母收了聘礼，回赠了一对银簪、一幅手绣的鸳鸯枕套，和几斤新做的蚕丝饼。两家约定，来年春天完婚。

整个冬天，戴家老宅都在忙碌。杨氏请了村里几个手艺好的婶子来帮忙缝新被子、新褥子，又请了木匠来打了一张新床。戴复古帮着把西边的偏厦收拾出来，重新糊了窗纸，刷了墙。窗纸是新买的桑皮纸，白生生的，贴在窗框上，透进来的光都变

得柔和了几分。墙角的蛛网扫干净了，地面也夯实了，铺了一层干爽的石板，新床上面再盖一张新编的竹席。屋子不大，但收拾过后，显得亮堂了许多。

除夕那天晚上，杨氏在灶膛前煮年夜饭，戴复古坐在旁边帮忙烧火。

“娶了媳妇，家里就多一个人了。”杨氏说，锅里的热气把她的脸蒸得微微发红，“往后你要对她好，别学那些动不动就吼媳妇的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她比你小几岁，刚来咱们家，生疏，你要多照顾她。别整天就知道读诗写诗，把人家冷落在一边。”

戴复古笑了：“母亲放心，我不会的。”

杨氏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灶膛里的火光跳动着，映在她脸上，那些细碎的皱纹在光里显得深了一些。戴复古忽然意识到——母亲老了。她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，手上的皮肤松弛了，眼角的纹路也密密地爬满了。他十六岁那年离家求学，她在家里等了四年；他从上垌回来，她又在家里等了他三年。她等了他一辈子。

他暗暗下了决心：成了家以后，不再让母亲一个人操劳了。

正月十六，黄道吉日。天还没亮戴复古就起来了，穿上了新做的蓝布袍子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。杨氏给他腰间系了一条红布带，又往他袖子里塞了一小包糖——那是南塘的习俗，新郎去迎亲的路上要带着糖，遇见了人就分一颗，图个甜头。

戴冕赶着一辆牛车来接他。牛车上铺着一领新席，席上放着一床红被、一对红烛、一方盖着红布的米斗。车辕上扎了一朵大红花，用红绸子做的，在晨风里飘飘晃晃。戴复古爬上牛车，坐在席子上，牛车“吱呀吱呀”地出了南塘，向西边吴岙的方向驶去。

到了吴家，又是一番热闹。吴家院子里挤满了人，爆竹噼里啪啦响了半天，把树上的麻雀都惊飞了。新娘子穿着大红嫁衣，盖着红盖头，被两个伴娘搀着出来。戴复古看不清她的脸，只看见她个子不高，身子微微颤抖，一只绣花鞋从裙摆下露出来，鞋面上绣着一对并蒂莲。

行了礼，吃了酒席。太阳开始西斜的时候，戴复古带着新娘子上了牛车，往南塘的方向赶。半路上，新娘子悄悄掀开盖头的一角，往外看了一眼。戴复古正好转过头来，两个人隔着那一角红绸四目相对。他看见了一张圆圆的、微微泛红的脸，一双不大却明亮的眼睛，和嘴角那一抹想藏又藏不住的浅笑。

“冷吗？”他问。

她摇了摇头，又把盖头放下了。声音从红绸底下传出来，轻得像一片落叶：“不冷。”

牛车载着他们穿过暮色中的田野。早春的麦苗刚刚返青，嫩绿嫩绿的，一片连着一片，在薄暮里泛着柔和的微光。远处有狗在叫，有炊烟在升起，有人家在点灯。那些灯火一点一点地亮起来，像谁在天地间撒了一把碎星星。

戴复古坐在牛车上，怀里抱着红绸包裹的聘礼回盒，身边坐着他的妻子。他忽然觉得生活变了。从今天起，他不再是那个背着包袱四处求学的少年了。他是一个丈夫，将来还会是一个父亲。他有了一份责任、一份牵挂，还有一个等着他回去的、亮着灯的家。

回到南塘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杨氏在院子里挂了两盏灯笼，火光红彤彤的，把院门照得亮堂堂的，贺喜的人坐满了院子。老桂树的枝桠上绑着几根红绸带，在晚风里轻轻飘着。

那晚，戴家老宅的灯亮到很晚。堂屋里点了两对大蜡烛，烛火摇曳着，两人行了礼拜了堂，进了洞房。戴复古的妻子，大家都叫她三娘——坐在床沿上，低着头，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。戴复古在她对面坐下来，想说什么，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太对。

最后还是吴氏先开了口：“你母亲说，你爱写诗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写一首给我看看。”

戴复古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他起身从书箱里翻出那卷诗稿，翻开第一页，念道：

“屏山秋叶红如火，海水连天夕照中。莫道南塘村落小，诗声长在此山东。”

吴氏静静地听着，没有说话。

“写得不好。”戴复古说，“小时候写的。”

“前面两句好，”吴氏说，“第三句那个‘小’字，念起来有点……有点往下坠。你要是改成‘僻’字呢？‘莫道南塘村落僻’——我们南塘本来就偏僻，你也不用说它小不小了。”

戴复古愣了一下，把这句诗默念了一遍。“仄仄平平平平仄仄……‘僻’是入声，正好。这个字放进去，比‘小’多了几分味道。”他看了妻子一眼，“你从哪里听来的‘僻’字？”

“乡里人都这么说啊。”吴氏低下头继续缝补衣裳，嘴角又微微翘了起来，“‘南塘那地方偏僻得很’，谁不是这么说的。”

戴复古愣住了。他从来没想过，这个识字不多的农家姑娘，竟然能听出一首诗里那个字的轻重。

“你……你读过诗？”

“小时候跟我娘背过几首。”吴氏说，“《静夜思》《春晓》，还有一首叫什么……‘锄禾日当午’。”戴复古看着她，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。那种感觉很奇怪——他原本以为娶妻只是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事，就像插秧、收稻一样，是人生中按部就班的一环。但此刻，他忽然觉得，他娶了一个可能听得懂他诗的姑娘。

“那，”他说，“以后我写了诗，念给你听。”

吴氏点了点头，嘴角又露出那一抹浅浅的笑。烛火在她脸上晃动着，把她的脸庞照得柔和而温暖。

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。

吴氏是个手脚麻利的，嫁进来没几天，就把戴家的里里外外摸了个遍。什么时候该下田、什么时候该喂鸡、什么时候该洗衣、什么时候该缝补——样样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她对杨氏很孝顺，每天早上起来先去婆婆屋里问安，把热粥端到床前，再回来收拾自己的屋子。杨氏起初还有些拘谨，毕竟儿子娶了媳妇，家里多了个外人。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，这

个三娘比她想的好得多——“不多话，不多事，手脚勤快，心也细。”

戴复古的日子也没有被打乱。他每天早晨起来读一个时辰的诗，然后下田干活。中午回来吃饭，饭后在院子里翻一会儿书。傍晚收了工，吃过晚饭，夫妻俩坐在灯下——他写诗，她做针线。偶尔，他念一句新写的诗给她听，她头也不抬，只说一声“嗯”或者“这句不太好”。她提的意见不多，但每一次都能说到点子上。她不懂格律、不懂平仄、不懂用典，但她懂好不好听——那一句念出来顺不顺耳，那两个字搭在一起是不是别扭——她凭耳朵就知道。

有一次，戴复古写了一首五律，念给她听：

“夜雨连江落，秋声入枕寒。孤灯照客影，一梦到家山。”

她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孤灯照客影，”她慢慢地说，“这个‘客’字……你不在家里吗？怎么成了客？”

戴复古脸红了。那首诗是他模仿晚唐的风格写的，本意是写羁旅之情——但他根本没出过门，写的是想象。被吴氏这么一说，他忽然觉得满脸发烫，恨不得把那张纸撕了。

“你说得对。”他把纸折起来塞进抽屉，“我还没出门呢，写什么客。”

吴氏低下头继续缝补衣裳，嘴角微微翘了起来。

从那以后，戴复古再也不敢写自己没经历过的事了。林宪的话和妻子的耳朵合在了一起——写你看见的、你心里有的、你真正经历过的东西。诗是骗不了人的，尤其是骗不了枕边的那个人。

结婚第三年，吴氏有了身孕。

绍熙三年（1192）的冬天，一个天寒地冻的夜里，吴氏生下了一个男孩。接生婆从产房里出来，抱着一个裹在襁褓里的婴儿，对等在堂屋里的戴复古说：“恭喜！是个小子，白白胖胖的！”

戴复古笨手笨脚地接过儿子，低头一看——小小的、皱巴巴的一张脸，眼睛还没睁开，眉毛淡得几乎没有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像是在梦里找什么东西。他忽然觉得心口有什么东西碎了，又有什么东西长了出来。那种感觉和当年听到父亲那句“诗遂无传乎”时有些像——都是有什么重担落在了肩上，但这一次，他心甘情愿。

杨氏从里屋出来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取个名字吧。”

戴复古想了想：“叫琦。戴琦。玉字旁的那个琦——美玉。希望他长大以后，品性如玉。”

“好名字，”杨氏说，“像他爹，会起名。”

戴复古抱着儿子走进里屋，吴氏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但眼睛亮亮的。他把孩子放在她枕边，轻声说：“你看看，像谁？”

吴氏偏过头，看了看那张皱巴巴的小脸，笑了：“像你。皱眉头的样子，跟你一模一样。”

戴复古摸了摸自己的额头。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皱眉头了。但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——从今往后，他不再只是父亲的儿子了。他还是儿子的父亲。

一晃就到了第二年春天。

戴琦满周岁那天，南塘的天气格外好。海塘前的桃花开了，粉粉白白的，映着蓝汪汪的天。戴家院子里摆了一桌简单的酒菜，杨氏、戴冕一家都来了，徐似道也从温岭赶了过来，还带了两筐蜜饯果子。徐似道抱着戴琦看了半天，笑着说：“这小子天庭饱满，像他爹，将来也是一个写诗的料！”

戴复古笑着摇头：“他写不写诗，他自己将来定。我不管他。”

话虽这么说，那天夜里，戴琦睡着之后，戴复古趴在桌上写了一首诗。他写得极慢，每写一句都要停下来想一想，好像生怕写错了什么。妻子披着衣服走过来，给他添了一盏灯油，又默默地坐回床沿上做针线。

那首诗，他后来收录进了诗集，题为《阿奇晬日》：

“穷居少生涯，养子如种谷。寸苗在手，想像秋禾熟……娟媚怀抱中，一岁至遇日。

……十岁聪明开，二十蚤奋发。胸膈三万卷，手握五色笔。策勋文场第，致君以儒术。”

他写出了父亲对儿子所有的期望——希望他聪明，希望他奋发，希望他读万卷书、写一手好文章、用儒术报效国家。那些期望里，有一些是他父亲没有来得及给他的，有一些是他自己还没有做到的。他把它们都写进了诗里，交给了才满周岁的儿子。

写完最后一个字，他放下笔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妻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放下了针线，站在他身后，默默地看着那首诗。戴复古回头看她，她眼眶有些红，但没有哭。

“写得真好，”她说，“就是有点……太早了。他才一岁。”

戴复古笑了：“不早。有些话，现在不说，怕以后来不及说。我父亲当年，就来不及跟我说。”

他伸手握住妻子的手。她的手还是那么粗糙，指腹上满是做针线磨出的茧。但他握着那只手的时候，心里很踏实——这个女人，替他生了儿子，替他顾了家，替他听了每一首诗。她不像林宪那样能教他写诗，不像徐似道那样能带他见世面，但她让他的诗有了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。那些诗句写出来，有人听；那些心思说出来，有人懂。

窗外，南塘的春天正在一寸一寸地深下去。桃花的香气从海塘那边飘过来，淡淡的，若有若无。老桂树新抽的嫩芽在月光下泛着一层银色的绒毛。远处屏山的轮廓静静矗立在夜色里，像一道沉默的屏风，守护着这个小小的、新生的家。

戴复古吹灭了小灯，屋子里暗了下来。月光从窗纸透进来，在地上铺了一层淡白色的光。他躺下来，身旁是熟睡的妻子和儿子，头顶是那盏才熄了不久的灯。

那盏灯，明天还会再点起来。他的诗，明天还会再写下去。而他的路，也还在前方等着他——只是今晚，他先在这里歇一歇。

宁宗庆元元年（1195）吴氏生了次子，取名为浒。（未完待续）